

中山叢書

總理演講集



上海中華書局發行

總理演講集目次

救國之急務·····	一
鞏固中華民國基礎之方鍼·····	五
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法·····	七
統一中國非北伐不爲功·····	一二
黨員須研究革命主義·····	一四
欲改造新國家當實行三民主義·····	一八
三民主義是建設新國家之完全方法·····	二〇
黨員不可存心做官發財·····	二八
國民要以人格救國·····	三六
學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	四八
國民黨員以後要注重宣傳的奮鬥不要注重兵力的奮鬥·····	五八

黨員要大家團結起來爲黨爲國

七一

主義勝過武力

七五

國民黨改組問題

七八

組織國民政府案之說明

八一

政黨之精神在黨員全體不在領袖一人

八四

黨員的奮鬥是軍隊的奮鬥一樣

八六

革命軍不可想升官發財

九一

女子須明白三民主義

一〇四

中國工人所受不平等條約之害

一二〇

革命基礎在高深的學問

一二七

銀行最高的信用是「現兌」

一二八

耕者要有其田

一四三

革命成功個人不能有自由團體要有自由

一四八

國民會議解決中國內亂之法

一五七

總理演講集

救國之急務

——對上海寰球中國學生會演說詞——

今夜蒙招請到此演講「救國之急務」。夫以民國成立，已過八年之今日，何故尚須講求方法以救之乎？則以中國今茲，正瀕於最危之一步，所遇艱險，實前此所未嘗有，內憂現已當前，外患同時俱至，在內則有南北交爭，在外則有強鄰危我國脈，故萬不能不采一有力之方法以救吾國也。

吾人欲救民國，所可采者惟有兩途，其一則爲維持原狀，即恢復合法國會，以維持真正永久之和平也。其二則重新開始革命事業以求根本改革也。今先論維持原狀，諸君知數月之前，以五國警告之故，上海既開和會矣。實際兩代表間，已將一切問題決定，惟有如何處置國會一層，懸而未決，北方代表表示北方永不能允恢復國會而促南方代表表示其對於此問題之態度，南代表則答以此爲孫逸仙之條件，故北方務必與孫氏直接磋商此問題，於是北代表吳鼎昌君來見予，且言彼確知北廷意將拒絕我所要求，問予可否另提出他種辦法，當時予應彼所求，提出三項：

第一、軍閥既以毀壞約法奪去人民所握之主權，則務須以此權還諸建立約法之革命黨

人之手。

第二、如軍閥以爲此主權，本爲以強力奪諸清室者，故不欲以還革命黨人，則彼等儘可效法張勳，復以此權貢之清室，再演清帝復辟之事。

第三、若軍閥意猶不欲，則亦可效袁凱所爲，僭稱帝號，永握此權。

當時予問吳君，北方敢行此三事乎？吳毅然對曰：否，予曰：然則惟有恢復國會一途而已，吳乃搖頭告別，從此和會不復有聲響，以至於王揖唐君之任命，今日諸君萬衆一心以反對王揖唐之爲北總代表矣，而予實有所未解，人謂王揖唐既爲吾人公敵，故吾人不欲其來與吾人會商，此其爲論，亦太軼常軌矣。以常理言，世間豈有與現爲吾親友之人言和之理，吾人尙須議和者非敵人而誰。

王揖唐之來上海以前，彼嘗使人來謁問予對彼出爲議和人之態度何如，予答其人曰：王若允我恢復國會之條件，吾當盡力爲之助成其事，及王離北京以後，南方全體起而反對，彼乃決留南京以避風潮，既而又遣人問予以進止，予答以王如真爲決定國會問題而來，則可立來見我，我當以我一身負與彼完成和議之全責，王當來滬見予，予與彼乃就國會問題作坦白之長談，王言彼已準備允諾新舊國會合同制定永久憲法，予曰：此非我之條件也，我之條件爲恢復合法國會，王答言此乃無異彼方之無條件降伏，北方諸督軍將強硬反對，而段祺瑞，徐樹錚所永不允諾者也。王氏既以誠求平和妥協而來，復問予有無他種辦法，予復舉前所告於吳者以告之，且言如此各種辦法均不能受，則附從我着手於革命事業，爲彼最善之途，亦即最即之途，王氏乃言彼將熟慮而後答我。

四萬萬同胞乎！救吾民國，惟有兩途，一則維持予在南京三月爲民國所經營之諸制度，一則從頭再舉革命之全事業而已，今者諸君須自決定其所願欲，苟有所欲，必得成就，諸君或者自疑以爲無力，但諸君須知在中華民國約法上，諸君爲此地上之主人，君等苟知所以用其力者，決不患力之不足。試觀今次學生運動，不過因被激而興，而於此甚短之期間，收絕倫之巨果，可知結合者即強也；如使諸君即時以正當方法結合，要求在國會政治之下，回復諸君自己之權，吾敢斷言諸君之必成功也；前此主張國會必須恢復者，僅否及吾黨少數人耳，以此當大多數之反對，獨力支持，二年於茲矣，若諸君於此舉足輕重之際，來助我主張，予信北京政府從此不能更拒絕吾人也，如此則真正最後之和平可得而致，予所謂維持原狀者即指此也。

如曰此非所得致，則救國之業，僅能出他一途，即重行革命是也。或曰革命何爲，吾人於革命尚未厭乎？夫一班人以爲革命黨人祇知破壞，不知建設，此大誤也，就吾黨觀之，祇見其急於建設，不能待破壞之完成，所以無用舊物，尙多留置，未經破壞，吾人雖革去滿洲皇統，而尙留陳腐之官僚統系未予掃除，此真吾輩破壞之道未工之過也，吾人所已破壞者一專制政治，而令有三專制政治起而代之，又加惡焉，於是官僚軍閥陰謀政客攬有民國之最高權矣！吾四萬萬同胞乎，諸君固民國之主人也，喚號天下，驅除此醜類者，匪異人任，諸君其已有驅除之決心乎，諸君或亦有言吾輩未嘗有所藉手，則辛亥前事，去今不遠，諸君當數日前，不嘗爲民國八周年之慶祝乎，當時武昌礮工營同志，知逮捕將及，冒死起義，熊秉坤君首先發難，遂破滿族錯羅，熊君告予，當是時義軍，惟從退伍之一軍官得子彈二盒，其

他新軍被嫌疑者之子彈，則已悉繳去矣。爾時革命黨人物資缺乏，豈今茲可比，然而諸君得年年爲此雙十節之慶祝，固知藉手不在多也。

今日南方爲護法而戰之真正愛國起軍有十五師，此愛國軍隊，不受彼營私之督軍及高級長官命令，維持人民之指揮，所以當予發起此次護法戰爭聲討北方叛賊之時，南方軍閥，力阻予謀，予之爲護法事業也。託根廣州，而廣東督軍即忠事北方，羣賊聞予計劃，彼立反對，然而以軍心向義，彼卒無如我何也，及護法戰爭有利，南方軍閥，始羣來參預，而又提議犧牲舊國會，以求遂方賊之願，北方所以敢於堅拒恢復國會之主張者，正以其深知南方軍閥，隨時可以欣然同意於叛去國會之計劃耳。

四萬萬同胞乎，如欲采第二步則須早定之矣。吾人在南方至少有愛國軍隊十五師，專候國民之指揮，即在北方，亦至少有五師之衆，專候諸君之指揮，諸君何必以無力遂行諸君之志願爲憂哉。

今者二十一條款暨他密約已爲北方篡竊之徒所允，危難即在目前，諸君亦既要求廢約矣，但試問此等軍閥，已完全爲要求此賣國條約之勢力所支配，如何尙能廢約，就使約爲彼所能廢，抑且以諸君之要求，彼亦不敢不廢，而諸君已將自己固有之權拋棄，反以締約廢約之權力付與北方篡竊之人，此其失計，諸君尙未之知耶，前門拒虎，後門進狼，未見其益，先受其害矣。諸君當知締約廢約之權，本屬國會，故以全權還之國會，即諸君之所求，無不可得，如使國會不能恢復以從事其本來之職分，則惟有重新革命，以盡去此篡竊之人，同時蕩滌一切舊官僚腐敗之系統，而此條約亦當然否認矣。予信諸君必能見及如何而始可救國，國

民乎！君等民國之主人也，君等以命令授吾人所當行，予敢確言君等之最上要求，必可得如願以償也。

鞏固中華民國基礎之方鍼

——九年元旦在廣州軍政府演說詞——

今日爲南京政府成立紀念日，中華民國成立以來，於茲九載，當初吾人原抱定鞏固民國基礎削平變亂之決心，不意事與心違，致成今日如斯之局面，若長此敷衍以往，漫說九年不爲功，即九十年亦不爲功，然吾人須若何方法始能使中華民國基礎鞏固乎，若僅就民國成立言之，武昌起義之日即算成立，不過至元年元旦方再正式成立耳，南京政府未成立以前，外人不知有中華民國，成立以後外人方知之，於是惹起全世界之注目，故論民國成立，當以元年元旦爲始，然而成立誰成立，基礎並未鞏固，九年之中，袁世凱推翻民國一次，張勳又推翻一次，幸爲時不久即行恢復。段祺瑞於反對袁世凱稱帝及驅逐張勳之後，自以爲大功無倫，悍然不顧，爲毀法賣國之事，吾人忍不能忍，始率海軍南來護法，期解決外交法律等問題，數載以來，初則堅持不稍讓步，繼則人惜委曲求全，與北方誠意謀和，迨和會停頓之後，段祺瑞似亦漸覺悟不能以武力統一中國，對於法律外交兩問題，表示讓步，並允定期取銷軍事協約，遂爲排日派之曹錕、吳佩孚。親日派之張作霖等聯合，將段推倒，該項問題遂無商量之餘地，其後岑春煊等止願謀和，投降條件，業經議妥，迨粵軍達回粵目的，其議自寢，

彼等乃於倉皇出走之際，取銷自主，而北庭竟據以宣告統一，此種行爲，類於兒戲，余與伍唐諸君曾通電否認，此次軍府回粵，其責任固在繼續護法，但予觀察現在大勢，護法斷斷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吾人從今日這，不可不拿定方針，開一新紀元，鞏固中華民國基礎，削平變亂，方針維何，即建設正式政府是也，蓋護法不過矯正北政府之非法行爲，即達目的，於中華民國亦無若何裨益，況護法乃國內一部問題，對內仍承認北京政府爲中央政府，對外亦不發生國際上地位之效力，所以數載以來，北政府尙自命爲中央政府，外人仍承認之，而視我等則爲土匪，視我等護法區域則如土匪區域，無他，取此名義狹而不正也，且我取義既狹，對於北庭既不啻承認其爲中央政府，外人承認彼而蔑視我，不亦宜乎，又護法區域前有川桂等省加入，範圍較大，今已縮小，愈見護法不適宜矣，至以軍政府機關而言，外人眼中視之，殆與前清時代之營務處等，此種機關，豈能代表中華民國，而與北庭對抗乎，就以上種種觀之，足見建設正式政府之不容一日緩也明矣，且北政府前雖以正式政府自命，今徐世昌已公然下令，以舊國會選舉法選舉新總統，即是公然宣布彼之總統實爲非法選出，亦即公然不敢自命爲正式政府，此正吾人掃除污穢不堪之北京政府，建設良好乾淨之正式政府，鞏固中華民國基礎，削平變亂之時，何可放棄此種責任，但建議設立正式政府之權，全在國會，國會在北不能行使職權，而在廣州能自由行使，是望國會諸君建議，倣南京政府辦法，在廣東設立一正式政府，以爲對內對外之總機關，中華民國前途，其庶幾乎，予認廣東此時實有建立正式政府之必要，願以此重大之事，作中華民國十年一月一日之新紀念焉。

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法

——在美國議員團歡迎席上演說詞——

中國現在是在極端混亂的狀態裏頭，這三年之間，南北打仗，現在南邊又分爲雲南，廣西南部。北邊也有直隸，安徽兩派的戰爭。中國自古以來，再沒有這樣混亂的了，這個情形，似乎由壞變到更壞，卒之弄到許多國民絕了想解決中國問題方法的希望爲止，然而在我相信，這問題如果循著正路走去，一定有解決法找得出的，要解決中國問題，須先曉得三層。

一、這個不是純然關於外國人的問題，二十年前，中國當八國聯軍佔領北京的時候，隨著他們喜歡怎樣處置，幾幾乎瓜分了去了，有許多國贊成立刻瓜分中國，但是當時美國國務員約翰海發出一件通函（迴狀）到各國，從此這個問題就打銷了，若使現在的中國問題，仍舊純然關於外國人，那外國政治家們，立刻可以想出一個解決法。

二、這個問題，又不是純然關於中國人的問題，中國人常常自己弄妥關於中國人自己的問題，不要他人干預，他們可以把那獨裁的政體，變做民國，而且一切關於內政的問題。中國人自己可以解決得了。

三、這個問題是複合的問題，不專關於中國人，又不專關於外國人，實在是兩個混合起來的，所以頂難解決，一定要先把種種情形研究清楚，才能找出解決法，如果你看定了這個

問題的性質，那找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倒是很簡單的。

我已經看出了如何才能夠停止中國現在的混亂，在個問題解決的關鍵，就是廢除二十一條款，如果這二十一條款能夠廢除，就再沒有混亂了。

二十一條款之歷史

二十一條款是什麼東西呢？許多人都想著以為這個憲單是日本蠶食中國的，如果真是這樣，那不過很簡單的一個問題。因為一個統一的中國，儘可以對抗日本的壓迫，然而實在這個條款，是由中國人起的。袁世凱有意承認日本這些特權，作為日本幫袁世凱做中國皇帝的代價。當初日本還是逡巡猶豫，不敢提出這麼激烈的條款，當時的日本外務大臣加藤高明男爵，豫先留心查察袁氏，是否可以答應。等到他看清袁氏願意答應之後，他就要求袁氏絕對守秘密。在日本未提出以前，不許洩漏這個條款的内容，及至提出了以後，新聞洩漏了出來，中國人外國人各方面紛紛起來反對，就是袁氏自己的人也反對起來。袁氏於是乎告訴日本政府，叫他始終堅持，遇有必要的時候，就出兵來顯一顯武力。日本聽了袁氏的策畫，就派兵到中國來，當時日本人民都攻擊日本政府這種無名舉動，日本首相就聲明，這祇是滿鮮駐屯軍期將滿，所以政府派兵去交代，這個完全是飾詞。因為日本這些兵，是在所要的期間兩個月前派出去的，但是日本首相就以此壓止了國中的反對。

然而在中國，袁世凱就把日本派兵當做直接威嚇，他好叫中國人相信他，除非答應了二十一條款。不然，日本就用武力，此種頂深的密謀，從來公眾沒有曉得的，却是除了了解這種事實以外，要尋中國問題的正當解決法，真是困難。

當時日本輿論以爲這個是日本政府外交上大失態，所以加藤外務大臣逼著要辭職。中國全部的人雖然一致反對這件事，袁世凱却命令他的首相現做北京總統的徐世昌，和他的外交總長陸徵祥，簽定了硬把二十一條款壓在中國上頭的協定。等到二十一條款成爲事實，日本人民也不再責備政府了。

二十一條款的效果

這二十一條款所決定的，差不多完全把中國主權讓給日本了。在這種協定底下，中國就要成了日本的附屬國，日本的陪臣國，恰和從前日本在高麗所用方法一樣。

二十一條款簽押以後，日本軍閥和政法家就起手去整理他東三省和中國其他地方上面的優越權。此時日本政府看清了他們可以用外交來徵服中國，於是乎英國祇管有很可以注目的努力，來掣中國加進協商國裏頭去，日本却禁止中國，不許他參加世界大戰爭。

美國參戰

世界上的事情忽然變了，美國和德國絕交，並且請中國照他的樣子做去，許多中國的有識者，都說這是從日本手裏頭救出中國來的惟一道路了。北京政府決定了跟隨美國之後，不多幾天，上海的日本總領事跑來找我，傳一個消息給我，說：「他的政府，要要求中國和日本連起來，而且對德宣戰」。我問他日本政府爲那麼忽然間在這件事上變更政策，他不能夠滿起答復我，我就立刻十分耽心，曉得日本這種新動作，是有一個陰險的事實，藏在裏頭。我告訴日本總領事說：「我贊成日本維持中國中立的老政策，但是要用我的十二分力量，來反對日本把中國放在日本保護底下來參戰的新計劃」。

我那時看出日本不能夠希望單靠外交來征服中國，就在請中國參戰這個表面名稱裏頭，打算著用軍事統轄來征服中國了。我曉得這是沒有救的，因為所有協商國的國家，都要中國參戰的，所以他們不知不覺，就幫了日本，在中國上面，得了軍事的統轄。

我所能夠走的祇有一條路，就是把中國拉開做兩半。那北京政府已是因為盲從日本給他縛住了，我就在廣州建立一個政府，果然能够牽制着日本軍閥的計劃。日本政府隨著段祺瑞的意思，供給餉械，想打滅我們南邊。我們雖然拏著很缺乏的軍裝，而且內中不一致，（因為南方軍閥常常聽北京來的指揮）然而還能够做到成一個要顧慮的抵抗。等到戰鬥起了以後，南方軍閥看見輿論主張太強，逼著也要走到我們這一邊來了。

世界事情又一變

歐洲大戰忽然間完了，五強國連日本也在內，遞一個共同勸告書到南北兩政府去，勸告速成國內平和，那就中國可以作為一個統一國家，派代表到巴黎和會去。經過若干猶豫之後，兩邊政府的議和代表派出到上海來了，和議開了。

在這當中，日本軍閥已經想出了征服中國的成案，就是用中國的軍閥來征服中國，於是製造出兩個軍閥頭子來，在北京的軍閥頭子，是段祺瑞。另外又做一個軍閥頭子在奉天，這個奉天軍閥頭子張作霖，得了日本的幫助，所以能够擴張他的勢力，現在已經有三十萬兵。段祺瑞所管的兵約有十萬，於是乎中國的兵力，就在日本的統轄底下。當和議開的時候，我主張恢復合法國會，容他行使法律上職權。因為照約法，一切外國條約要經國會批准，才有效力，曉得這合法國會是不會批准二十一條款的。我的目的，就是用國會的行動，來廢除二

十一條款。北邊不肯答應恢復國會，撤回北方代表，自然上海和會從此而止了。此後不久，段祺瑞起首對我接頭，他說南北戰爭就是他和我的戰爭，其餘南北他種軍隊都是中立的。他求我提出可以做和平協定基礎的條件，我提給他第一個條件，就是廢除所有對日密約。關於這一件，我和段祺瑞由個人代表來交換意見，將近一年，到底段氏允了我的條件，答應廢除軍事協約。於是我和他的同僚商量，發一個宣言，聲明我們準備照從前一樣的條件做基礎，來重開上海和會。當時段氏就挈個人名義公式復一個電，又由邊防處發一個通電，宣言軍事協約作廢，從此引起最近的北方紛亂，結局成為段氏的失敗。

段氏是被兩種勢力打破的，一種是吳佩孚做首領的排日勢力，一種是張作霖做首領的親日勢力。吳佩孚是有全國輿論和外國的力量幫助的，許多人都以為段氏一打倒，這個情勢總好一點，然而現在我們看清了，這是由不好走到更不好去，正是跳離了熱鍋，跳進了火爐。我的用日本所練的邊防軍來打日本的計劃，自從段氏失敗以後，就銷滅了。

不論現在有甚麼商量在這裏進行，我們對於留存二十一條款的提件，萬不承認。二十一條款和軍事協約，是日本製的最強硬的鐵鎖鍊，來綁中國手脚的，實行二十一條款之統一的中國，就是日本把中國整個征服去了。我們革命黨，一定打到一個人不贖，或者二十一條款廢除了，才歇手。中國的大混亂，是二十一條款做成的，如果廢除了它，中國統一就馬上可以實現。

把這複雜的問題，詳細研究過之後，我們曉得這個不是單純的中國人問題，也不是單純的外國人問題。所以要各種力量都并合起來做工夫，連中國人連日本人中間的民主分子，都

要算進去，幫著廢除二十一條款。

用筆比用劍還有力，這是約翰海的通函能够除止瓜分中國，所已經證出的。我相信你們有名譽的團體，跟著我所指出的方向，發出好議論，也一定一樣有力。所以我請你們議員幫忙解決這中國問題，你們不久要到日本做客了，我相信你們可以用你們做客人的好力量，倡導廢除二十一條款，這就是解決中國問題的唯一方法了。

統一中國非北伐不爲功

諸君！此次廣東出兵廣西僅一月，而將廣西蕩平。廣西軍之力量，向稱雄厚，而不能當我軍之一擊者，此固由前敵軍士如陸軍、如內河艦隊、如飛機隊、與後方接濟、諸君之功力，所以能收效如是之速也。然平定廣西，於我等有何關係乎？須知廣西強盜，一日存現，則吾粵人民一日未安。今桂孽既清，吾粵人民自可安居無憂矣。然是豈足爲長治久安者乎？此不過一時之安，苟且之安耳。然則吾粵人民如何而後可以長治久安乎？非使中國國民人人皆得安全，則斷無希望。則如何而後可使中國國民人人皆得安全乎？即當於平桂之後，再做一番工夫，以統一中國。中國既統一，則四萬萬同胞，可以得享真正之安寧幸福矣。

『統一』中國之難題也，無論何人，即吾粵三千萬國民及軍隊，皆以爲統一中國不容易。到底統一中國，果真難事耶？本總統以爲不難，即如四五個月前，予主張援桂，一般人民，皆以爲桂賊擁六七萬之衆，且皆遊勇出身，爲有統系的強盜，必能爲頭目出死力以拒我。我等使之去粵則易，除之於桂殊難，是說也。就如由閩回粵，身經百戰之軍人，亦以爲打

北軍容易，打桂賊至難。因廣西山多，而不易襲攻也。當時本總統鼓勵各軍，不必以桂賊衆多爲畏，能打北兵，必能平桂賊以勉之。故出兵月餘，而桂已蕩平。今將此過去之事實，以推吾人已得一最有經驗之證據，故吾人以爲此次粵軍能本此勇敢北伐，則統一中國無難。

廣西剛平，而兩湖已發生戰事，湖北人民以爲粵軍戰勝廣西，則必出兵長江，不如己先出兵，免被他人佔據。湖南人民亦以爲欲定中原，必先戰勝湖北。故湘鄂之用兵，其內容甚爲複雜也。兩湖中有一部分爲吾人同志，甚欲趁此潮流，乘時立功，取得武漢，以統一中國，實行民治。又有一部分，非吾人同志，懷疑頗大，以爲南方政府，提倡民治，或非真實主張，不過假此號召。然彼輩非我同志，難怪有此懷疑，但此次桂局已定，粵軍得桂，以還桂人，比之廣西得粵，而視粵爲其征服地者，正不可同年而語。初各省人民之懷疑我等者，以爲粵軍未平桂之先，則倡桂人治桂，而平桂之後，恐不踐前言。而不知我等做事有主張，有信義，言出必行，今桂省平定之後，果以還之桂人，則前疑頓釋，且知我爲真能實行民治者矣。此次湖北人民，以爲快得武昌，免廣東之出兵也。故第一即先推側王占元，驅除其十萬大兵，意欲實行民治也。乃忽有北方武人吳佩孚者，二三年前，曾提倡民治，故人共仰之，今竟巡閱兩湖特。自吳佩孚入鄂後，鄂被其蹂躪殘殺，不可勝紀，其甚者尤以決堤而淹斃無辜人民，滅絕人道，一至於此。今兩湖人知吳佩孚之談民治者，實爲一假面具，而不信之矣。夫兩湖人民之不願我等出兵者，以爲民治事業不讓他人爲之。今既爲吳佩孚所驅，大有覺悟。然兩湖兵力不足，故一面竭力以拒絕北軍，一面日促我等出兵援助，信使往還，不絕於道。夫促我出兵者，一則厚集兵力以拒北，一則深信粵軍爲真正擁護民治，故前者兩湖取閉

關主義，今則大開門戶而歡迎我矣。

夫統一中國，非出兵北伐不爲功，兩湖既促我出兵，則今日之機局，正如天造地設。總之北伐之舉，吾等不得不行，且處偏安，祇能苟且圖存，而非久安長治，能出兵則可以統一中國。現兩粵人民，雖得自由幸福之樂，然我國尙有多數同胞猶在水深火熱之中也。

此次出兵，實天與人歸。粵軍前既自信打北兵易，打桂賊難，則此次北伐較西征容易，可斷然矣。

今晚在座諸君，經援桂而凱旋者，有粵軍將領、內河艦隊、飛機隊，更有此項預備出發北伐者，本大總統對於援桂凱旋者，則爲人民謝之，對於預備出發北伐者，則爲人民預祝之。

黨員須研究革命主義

在梧州對國民黨員演說詞

今日在梧與黨員諸君相見，有幾句話對諸君說，諸君要知道吾黨現名爲中國國民黨，實即昔日之中華革命黨。中華革命黨，即由同盟會與國民黨遞嬗而成。我黨爲何而立，誠以中國數百年來，爲滿洲人征服，且數千年來，向爲專制政體之國家，所以就要成立這個革命黨，以推行三民主義，和改良國家的政治。

革命黨在辛亥起義，把滿清推翻，光復共和，始將同盟會改組爲國民黨。當初革命目的